

那年夏天 一场重要的奔赴

旧影重现

笛声伴我 知青岁月

每当高考季来临,那段尘封的往事便会涌上心头。那不仅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大考,更是父亲唯一一次放下农活,陪我远赴县城参加的重要考试。三十余年过去,那短短三天的点点滴滴,依然在我记忆中闪闪发光。



那年高考前,学校放假让我们回家准备。晚饭时,母亲见我神情不安,便提议让父亲陪我去考场。父亲放下饭碗,只说了一个字:“好。”那个字,像一颗定心丸,瞬间抚平了我心中的波澜。第二天,母亲卖掉了家里唯一一只下蛋的鸡,为我做了一身新衣裳。针脚细密的新衣,穿在身上格外温暖。

出发那天清晨,天刚蒙蒙亮。我们背着沉重的行囊,走在蜿蜒的山路上。露水打湿了裤脚,山路两旁,小鸟在枝头叽叽喳喳,溪水叮咚作响。父亲走在前头,肩上扛着比我人还高的行李袋,不时回头看我一眼。他的背影在晨雾中显得格外高大。

走了两个多小时,我们终于到了镇上。父亲顾不上擦汗,就忙着去买车票。三个多小时的车程,颠簸得让人头晕。到了县城,街上车水马龙,人声鼎沸。从未出过远

门的我有些不知所措。父亲一手提着行李,一手护着我,在人群中穿行。

考场附近的旅馆都已客满。一向不善言辞的父亲,却主动找到老板,恳切地说明情况。或许是父亲的真诚打动了老板,最后他将自己的房间让给了我们。房间虽小,但足够安身。放下行李,父亲又带我去吃饭。平时节俭的他,那天却点了好几个菜,还特意要了个鸡蛋。他把鸡蛋放到我碗里,轻声说:“吃了这个,好好考。”

晚上,父亲帮我检查了所有考试用品。他把准考证、钢笔、铅笔一样样摆好,动作细致而专注。昏黄的灯光下,我看着父亲布满老茧的双手,心里涌起一股暖流。第二天要考语文,父亲又陪我把重点课文温习了一遍。他坐在旁边静静地陪着,直到深夜。

第一天考试结束,父亲早早地等在校门口。见到我,他没有问考得怎么样,只是拍拍我的肩膀,递过来一瓶水。后来的每场考试,他都准时出现在那棵老槐树下,默默地等着。烈日下,他的额头上渗出汗珠,却始终没有离开。

最后一门考完,父亲如释重负地笑了。那笑容,是我见过最灿烂的。返程的路上,他话多了起来,给我讲他年轻时的故事,讲他对未来的期许。夕阳将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。

如今三十年过去了,我也已为人父。每年高考,我都会想起那个夏天,想起父亲陪我走过的每一步。那些看似平凡的瞬间,那些无声的陪伴,早已融入我的生命,成为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。父亲用最朴实的方式告诉我:人生的路,重要的不是走得有多快,而是有人一直陪着你走。[河南·鹤壁] 韩峰

我从小就迷上了吹笛子,这份热爱一直伴随着我。到了中学,我有幸入选学校的文艺宣传队,并担任队长。那时条件虽艰苦,但同学们热情高涨,经常利用课余时间排练节目。我参与了各种校内外的演出活动,在校园里小有名气。

高中毕业后,我响应号召下乡到了太行山脚下的农场。虽然白天劳作辛苦,但在领导的支持下,我们知青点很快又成立了文艺宣传队,我依然担任队长。晚上,大家不顾疲惫,聚在一起排练各类文艺节目。我们发挥集体智慧,克服没有专业道具和乐器的困难,将各种戏剧和小品搬上了舞台。

农闲时,我们常常带着节目,翻山越岭去公社、周边村庄以及农科所演出,把欢乐送到田间地头。此外,我们还经常被抽调到县里汇报演出,展现知青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。在这段难忘的岁月里,我不仅学会了队里几乎所有的乐器,还掌握了识谱等技能。

[河南·鹤壁] 韩峰

征集启事

本版长期征集家中老物件(如家具、家电、书信等)与老照片,邀您用影像定格记忆,用文字温暖回忆。老物件可拍高清多角度照,附600字以上的故事(讲由来、温情瞬间等);老照片需清晰电子版,配故事(忆何时何地何人、故事与感悟)。作品原创真实,确保版权。

请将老物件(图片+文字)、老照片(图片+故事)发至邮箱:lnliuxuejiao@163.com,邮件主题注明“征集类型+姓名”。让我们串起时光珍珠,珍藏岁月深情档案。

【投稿邮箱变更通知】

本版自即日起启用新投稿邮箱:lnliuxuejiao@163.com,原邮箱已停止使用。感谢各位读者朋友一直以来的支持,期待您的来稿!

黄金团

樊希安 著
连载之 291

团里开动员会后,各单位行动迅速,进行层层动员,尤其是那些担负施工任务的掘进连队,更是把动员会开得有声有色生动活泼。借着开动员会,把承担的任务进行细化,把责任落实到班排,对安全、质量、后勤保障等提出了具体要求,对技术力量的配置进行了调整。动员会后组织各班进行讨论,激发斗志,形成人人争为三山岛金矿建设流汗出力做贡献的强大氛围。

十一连的动员会大体比照团动员会的程序进行,但把重点放在班排讨论上,每个连领导都下到班里参加讨论,进行引导、动员,听取讨论内容和战士们提出的合理化

建议。

代理副连长慕古秀到一排一班参加讨论,他曾是一班的老班长,对这个班有感情。现任班长是从黑龙江采金部队调来的那个“金疙瘩”。“金疙瘩”因曾捡到一块“狗头金”而得名,战士们把他原名杜连中都忘记了,亲昵地叫其“金哥”,背后称其为“金疙瘩”或“狗头金”,他也不反感,爱嘻嘻哈哈地和大家开玩笑,说开玩笑是东北人的天性,东北那疙瘩冬天冰天雪地的,人都缩在屋里猫冬,男人们猫冬在一起干什么?就是喝小酒、讲笑话,东北二人转就是这么整出来的。要不讲笑话,不搞点儿幽默,一冬天就没法过,冻没把人冻死,憋也把人憋死了。因此,除了极严肃的场合,杜连中都爱开个玩笑,活跃一下气氛。他当班长的

一班没有因为他爱开玩笑而落在后面。一班在掘进、管理、作风、卫生方方面面走在前头,成为连队的先进班、带头班,看来和班长爱讲笑话无关。也许爱讲笑话还能提供一点正能量,但对此没人考察过,不能确认。指导员阎芳州认为这像过去一些人评论的《李慧娘》等鬼戏,是“有鬼无害”论,只要杜连中不“信口雌黄”就行。为此还闹出了一个笑话。

一天,阎芳州下班排去转,转到一班,“金疙瘩”杜连中身旁围一帮人,原来又是在讲笑话,就悄悄地猫在后面听了几句。“金疙瘩”正在讲关东的流行嗑,什么“四大白”“四大红”“四大黑”“四大绿”“四大蓝”等,赤橙黄绿青蓝紫,让他讲遍了。阎芳州爱采风收集民谣,听听也觉有趣,感到总体健康,但个别地方带“色”,有点过分,涉及男性、

女性的敏感部位,如“四大硬”中的某“硬”,“四大软”中的某“软”,都会让人产生联想,应该提醒他一下今后注意。正在这么想,有人发现指导员来了,就招呼他,一下子把“金疙瘩”的“演讲”打断了。

“金疙瘩”很不好意思,冲指导员笑笑,说:“指导员,我讲的,你都听到了吧?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吧?”

阎芳州说:“业余时间,唠唠嗑,编编闲传,讲讲笑话,只要不信口雌黄就行。”

“金疙瘩”文化程度不高,实际上爱讲笑话的人,和文化程度高不高也没有关系。他一下子没明白阎芳州说的话,连忙问:“指导员,啥叫信口雌黄呀?咱们东北人爱说打哏溜溜,没听说过‘雌黄’呀。” 待续